

赶集

□浙江磐安 蔡福兴

初中同学打电话让我去赶集，听到“赶集”二字，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集市就设在他村里的操场上，一个个摊位排列整齐，跟我记忆中沿着路的两边摆摊的情形不太一样，不过熟悉的市井气息并无二异。

他来买菜，我是闲逛。他说要买新鲜猪肉、香菇，我就跟着他，听他和小摊主们讨价还价。这也是我喜欢赶集的原因，它充满互动的空间，充满人情味，不像大商超，付款收款是一条机械的流水线。

他说再去买点芹菜。我们来到操场的角落，看到一对年过六十的夫妻，只卖芹菜。我一眼就发现那芹菜是他们自家种的，茎叶细细长长，如香葱，连靠近根部的茎也是瘦削的，是我喜欢的芹菜。我抓了一大把芹菜，说：“你们自家种的芹菜，我要多买一点。”那老太太顿时喜笑颜开，说：“你可真懂得，这是我早上刚挖的芹菜，还带着露水呢！”她把芹菜过了秤，还不到二斤。我又抓了一棵，说：“凑个二斤吧！”老太太又一次开心了起

来，她抓起一棵芹菜，说：“你这么照顾我生意，我送你一棵。”我刚要推辞，她已从身后抽出一根稻草，麻利地把芹菜扎好了。我付了款，把付款页面给她看，她笑眯眯地摆摆手说：“你可真仔细啊，下次再来。”

一早的心情，被老太太的笑容点亮。驱车回家的途中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。

我有一个从事家谱印制的朋友，他父亲已经年过七十，但退而不休，一有空就去摸螺蛳。他摸来的螺蛳个头小，加上不是养殖的，所以格外受到欢迎。他有一些固定的买主，通常出摊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完收摊了。

有一个邻镇的买主，非他摸的螺蛳不买。这天，那买主又从邻镇驱车赶来，说要多买几斤，免得老是跑。朋友的父亲给他称了三斤后，发现脸盆里的螺蛳所剩不多，就把剩下的也给了他。那买主刚想拒绝，朋友的父亲已经把螺蛳装进了袋子里。那买主拿出二十元钱塞到朋友父亲的手中，就想拔腿走

掉。哪知朋友的父亲愣是拉着他的手，把一张五元的纸币按在他手里，把他往车上推。那买主推辞不过，只得上了车。

“老人家！”那买主摇下车窗喊道。

朋友的父亲刚抬头去望，就看到车窗里抛出来一包烟。他本能地接住，刚想说什么，汽车已远去。

我外公喜欢吃咸带鱼，每逢集市，他总是用一根扁担挑着两只蛇皮袋，到卖带鱼的摊位报到。等他们相识了，那摊主就说：“你把担子放我这儿吧，等你买好了所有的东西，再挑走就是了。”外公求之不得，忙把担子放下。

有一回暑假，我也跟着外公去赶集。远远的，那摊主就朝我们打招呼：“今天把外孙也带来了。”他朝旁边卖棒冰的妇女喊道：“给外孙吃一根棒冰。”外公付钱给她，摊主却一把拦住，说：“你这是瞧不起我了。”原来，那卖棒冰的妇女是摊主的妻子。

我还是很喜欢赶集的，喜欢集市里的烟火气息，喜欢那里的人情味。

字典里没春天

□常州 朱洪涛

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份报纸卖得特别好。那个报亭在小树林旁边。我有一个习惯，星期四上午要是没课，一定会去那里看看。别的报纸就那么两三份，唯独它，小老板进了厚厚一摞，目测其高度到了成年人膝盖的部位。我就边看边想，何时我的名字能出现在上面。它的副刊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雅致，还有一点看不懂，就是挡不住喜欢。去图书馆自习，累了，到期刊阅览室随意看看，那份报纸总是被翻得最脏，没有之一。

我给女儿讲胡适的故事，我说胡适小时候读书很聪明很勤奋。他躲在被子里读小说把眼睛近视了。有一次他眼睛进了东西不舒服，他妈妈等他睡着了，用嘴巴去舔舐他的眼睛。后来胡适去国外留

学，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。她半懂半不懂地问我，哥伦比亚大学是什么学校，而且把哥伦比亚读成“哥伦比亚”。又问我胡适是不是去天上跟嫦娥说话去了。以前我跟她说，去世的人都去月亮上陪嫦娥了。

我还跟她讲有只狐狸有条红色的尾巴，别的小狐狸觉得它不一样，都不跟它玩。它就忧伤地围着小湖绕来绕去，待月亮最圆的时候会看月亮。每天一个睡前故事，实在没故事讲了，只得瞎编。女儿又发出了研究的质问，“狐狸为什么看月亮？”“你说呢。”“它惆怅！”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有点太高级，毕竟不到四岁。原来是我给她放了《枫桥夜泊》的动画片，她问我为什么那个男孩一个人站在船头。我说他惆

怅，不开心。她居然记住了。

以前好玩的东西很多。有一种玩法叫“三月三抽毛毡”。这种草长得细细长长，长得快熟了的时候，从青绿的软梗中抽出奶白的穗。孩子们手快，很熟练地把它抽出来，放在嘴巴里嚼。青涩、微甜，不能下肚。我们比赛看谁抽得多，多的话扎在一起像白色的花。于是我们商量，想到山里的坟头上这种草长得特别好，敢不敢抽。没有怕，只有好玩。去了。从来就没把坟当成坟，就是一块稍微隆起的地。这里的毛毡成片成片，抽都抽不完。小伙伴边抽边嚼。要不是大人来赶，不知会玩到何时。

字典里没有春天，记忆中有温暖。我整理了一下我的货架，灰尘拂去，它又来了。

铁头犟老子

□建湖 陈文祥

每到清明，就想到了我那铁头犟老子。我亲爱的老子，你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年了。临终，你未要儿女们服侍一时半刻，睡觉中突发脑溢血走的！那年，你才七十岁，正是享福的时光啊！

爸爸，在我们这里，既不喊父亲，也不叫爸爸，偶尔叫爷，绝大多数习惯称老子。一口一个老子，历来叫顺口了！

我的老子一生平平凡凡，普通得如同村头那棵大杨树。书念得不多，字只识得几筐，但能将一部《三国演义》说得头头是道。庄前舍后，提到我老子，都说我家老子真能苦。记得我老子，用过牛、划过渣、拾过粪、管过水。撑船到东海弄水草，上新洋港挑大河工。挑呀夯的，插秧挖塘，重活脏活累活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干。好不容易，从不喊苦叫累。好不容易，才把我们四个儿子全上到高中。亲朋好友舍不得我老子，劝他，儿子多，少念点书，自己少苦点。可我老子犟死人，油盐不进。

一辈子最出名的，还数我老子

的铁头犟脾气。一旦发起来，十头牛也拉不回。十里八乡都晓得。

我们由小到大，眼中的老子，好似老虎一样可怕。铁头犟脾气上来，非打即骂，尤其是我们犯错，逮棍棍打，遇棒棒揍，头破血流也不丢手。谁劝跟谁急，天王老子也没面子。老子有他的理论，犟是一条汉，怂是软包蛋。

那时候，农村不兴财务公开化，生产队账目不清不楚，背后发狠的人多，可当着干部面，屁没一个。人们唯一指望民主理财。可这碗红脸饭，刁滑的人躲还来不及，怕干部事后给小鞋穿。我老子倒好，主动要做这个臭人，还自荐什么民主理财小组长，我妈不准，好话用船装，也劝不了这个铁头犟。当也就罢了，大差不差就该算了，何况队长还是沾亲带故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我老子倒好，把账目翻了个底朝天不算，还全“抖”到大街上。自己一分钱好处没落到，还得罪了干部。

等我结婚成家，母亲已经去世，老子也老了。叫他把田扔掉，

铁头犟，不肯。让他随便跟哪家过，铁头犟，不愿意。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

大约是老子去世前九年光景，有天一个亲戚遇到我，悄悄怪我不该偷偷把老子制种款取走。我莫名其妙，回家问老子咋回事。老子没好气地说：你装痴呢，我余在大队账上的1600元制种款你拿了。我说我没拿。老子来火了：只有你在乡政府，有本事通关系拿这钱。我说：没有就没有，你去查账。老子把粥碗往地上一摔：查个鬼！

我不服这口气，更不愿背黑锅。请了同事到大队找会计翻账。最终，会计乖乖承认说账记错了。

老子制种款一角不差失而复得，可嘴上认错的半句软话，都没跟我讲。只是，我发现，从那之后，上街从不轻易到我家的老子，经常来喝喝茶歇歇脚了，尤其还隔三差五给我送点“礼”，那是一把满是青虫啃满沙眼的老青菜。我的铁头犟老子，就是这样，酱缸倒了，酱架子仍不倒。不过，儿子我能读懂老青菜个中的含义。

水墨汀溪

□句容 唐红生

徽州总让人魂牵梦萦，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，这不，今春再次前往。第一站是泾县汀溪乡大南坑村，因为那里有“水墨汀溪”，被誉为皖南最后一片“绿色净土”。

汽车沿着“皖南川藏线”行驶，盘山公路蜿蜒延伸。途中也有不错的景色，目之所及群山叠嶂、竹海相依，或云雾缭绕，或苍翠葱茏，或点点绯红，宛如人间仙境。

到达大南坑村时，夜幕降临，一切朦胧起来。晚饭后坐在民宿三楼的露台上，晚风徐徐，月亮爬过山峰，皎洁的月光洒向密林。耳畔传来哗啦啦的水声，向主人打听后得知，这是汀溪河发出的声响。

清晨，吸着山里新鲜的空气，顿感神清气爽。漫步至景区，站在用铁索拉起的吊桥上俯视，一大一小两股溪水汇聚于此，声音一高一低，似两个声部的合奏，悦耳动听。

溯源而上，一条河夹在两岸逶迤的大山间，贴着山崖，从深处流来。溪水依着不同的路径，呈现不同的姿态，忽而穿过小石桥，忽儿漫过浅滩，忽而汇流成潭，忽而倾泻而下。有时潺潺之声，有时訇訇作响，有时悄无声息，给人一种律动之感。

潭水竟然是蓝色，如九寨沟水，蓝得清澈、蓝得通透、蓝得纯粹。几条小鱼追逐嬉闹，搅动出丝丝水纹，变幻浓淡深浅。青峰山影、白云天光，一股脑儿倒映在潭中。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”，这如美人般的山水，明暗相生，虚实相接，形成一幅唯美的水墨画，正应了不远处一块巨石上书写的“水墨汀溪”名字，而我们则成了画中点景人。

这季节是枯水期，被河水常年冲刷得溜光润滑的鹅卵石随处可见。同伴在寻找钟意的石头，我看那些捡来的石头，有的白得晶

莹，有的杂有赭红，无论是形状还是质地，都算得上是美石了。除了这些小石块，还有大块大块的石头，像龟如蛙、像兽如鱼，你可以展开丰富的想象，越看越像，越看越有趣。就地取材的石块在溪水中垒起了一道滚水坡，人可以踏石而过，水则穿过石块，成了一帘帘小瀑布，泛起晶莹的水花，发出空灵的哗呼声。

毕竟是春天了，茂密的原始森林色彩丰富起来，深深浅浅的绿、浓浓淡淡的绿，仿佛一切都被绿色晕染。远处的悬崖上，几株松树傲然挺立，默默注视着山色变化。近处的河床中，一棵古树歪斜着，尽管根须裸露、树干空心，却顽强地长出了新叶。这沧桑模样令我愕然与惊喜，凝视了许久。

一弯又一弯，不知过了多少弯，但每拐过一道弯就会呈现别样的风景。行至“南山幽谷”，只见壁立千仞，岩石如刀劈剑削，异常险要。一簇簇龙须草从石缝中冒出，丝丝缕缕垂挂下来，与坚硬的石块形成反差，平添了几分柔软。

在景区一家民宿院中小憩，好客的主人向我们推荐了“大南坑兰香茶”。主人将新茶泡好，只见色泽翠绿，清澈明亮，片片芽叶缓缓展开，淡淡的兰花清香在雾气氤氲中四溢。我轻啜一口，先苦后甘，滋味鲜醇，满口生香。在与主人交谈中得知，这里的山青水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自驾游和户外爱好者，特别是茶旅深度融合，带动了农家乐生意愈加红火，也带动了百姓实现小康。

水墨汀溪以水为墨、以山为笔、以大地为宣纸，而绘画者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。他们尊重自然，保护自然，与自然和谐共生，稍加皴擦，一幅意境悠远的水墨丹青画卷便铺展开来。

怀念父亲

□南京 王国樑

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，我们哥几个商议，准备在清明节开展纪念、追思活动。

父亲是在米寿之年离我们而去的，虽然已经时隔12年，但他的音容笑貌恍如昨日。

父亲是一个勤劳的人，他大约在20岁左右，从城南贫民窟入赘到乡下马群农家，成了一个上门女婿。从城里人变成乡下人，一切从头学起，耕田耙地，插秧割麦，和母亲两人辛勤劳作，土里刨食，养活我们一大家9口人。

父亲是一个善良的人，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有讨饭的上门，尽管我们家常常也食不果腹，可父亲宁愿自己少吃一点也要省一口给讨

饭的。有一次，父亲把自己的午饭都分给了人家，结果下午空腹栽秧，眼冒金星，一头栽倒在秧田里，被人抬回了家。

父亲更是一个父爱如山的人，他对我们的呵护、关爱既潜移默化，又坚定不移。虽然当时家贫如洗，但他仍然坚持想方设法把我们兄妹六人送去读书，循循善诱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。我和弟弟都先后成了区、街机关干部，尤其大哥北大毕业后，在京城发展，这不仅是我们家族的荣耀，十里八乡熟悉的人也都竖起大拇指点赞。

春风拂面，清明在即，睹物思人依稀在，碧水苍云幻音容。没有父亲的培养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

青石街

727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

NEW SUPPLEMENT